

# 小丑之花

〔日〕太宰治 著  
刘子倩 译

だざい おさむ

# 小丑之花

[日]太宰治 著

刘子倩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小丑之花 / (日) 太宰治著; 刘子倩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11-4618-3

I. ①小… II. ①太…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3016号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大牌出版授权

XIAO CHOU ZHI HUA

# 小丑之花

(日) 太宰治 著 刘子倩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李国亮 奉学勤  
特约监制 赵菁 单元皓  
特约编辑 胡瑞婷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http://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25mm × 185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18-3  
定 价 42.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过了此处便是悲伤之城。”<sup>1</sup>

朋友全都远离我，以悲伤的眼神望着我。吾友啊，与我说话，嘲笑我吧。啊啊，友人空虚地撇开脸。吾友啊，质问我吧。我什么都会告诉你。是我用这只手，将阿园沉入水中。我以恶魔的傲慢，祈求着当我复活时阿园死去。还要我说更多吗？啊啊，但是吾友，只是以悲伤的眼神望着我。

大庭叶藏<sup>2</sup>坐在床上，望着海上。海上烟雨蒙蒙。

自梦中醒来，我重读这几行，那种丑陋与猥亵，让我很想删除。算了算了，太过夸张。先不说别的，大庭叶藏算怎么回事。不是酒，是被更强烈的东西醉倒，我要为这大庭叶藏拍手。这个姓名，非常适合我的主角。大庭，恰好将象征主角非比寻常的气魄表露无遗。叶藏，又是何等新鲜，令人感到一种自陈旧底层涌现的真正的崭新。还有，“大庭叶藏”这四字排列起来的这种爽快协调！光是这个姓名，不已是划时代的创举吗？这样的大庭叶藏，坐

---

1. 但丁的《神曲》中，地狱门上的铭文。

2. 大庭叶藏亦是太宰治《人间失格》的主角。

在床上眺望烟雨蒙蒙的海上。这岂不更有划时代性？

算了。嘲讽自己是卑劣之举。那似乎来自痛苦受挫的自尊心。就像我，正因不愿被人批评，才会率先往自己身上插钉子。这才是卑怯。我必须更坦诚才行。啊啊，要谦让。

大庭叶藏。

就算被嘲笑也无可奈何。东施效颦。洞察者亦会为人洞察。想必也有更好的姓名，但对我而言似乎有点麻烦。索性就写“我”亦无不可，但这个春天，我才刚写过以“我”为主角的小说，所以连续两篇都这样也不大好。说不定，当我明日猝死时，会冒出一个奇妙的男子扬扬得意地声称：那家伙如果不用“我”为主角，就写不成小说。其实，仅仅只因这样的理由，我还是决定就用“大庭叶藏”这个名字。可笑吗？少来，你不也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青松园这所海滨疗养院，因叶藏的入院，掀起小小的骚动。青松园有三十六名肺结核病人。包括两名重症患者，以及十一名轻症患者，另外

二十三人正处于恢复期。叶藏住的东第一栋病房楼，算是特等住院区，共分为六间病房。叶藏这间的两邻都是空房间，最西边的六号房，住的是身材高、鼻子也高的大学生。东边的一号房与二号房，各住了一名年轻女子。这三个人都是恢复期的病人。前一晚，有人在袂浦殉情自杀。明明是跳海，男人却被返航的渔船救起，保住一命。但女人，却未找到。为了搜寻那个女人，警钟刺耳地响了很久，村中的大批消防队员跳上一艘接一艘的渔船驶向海上时发出的吆喝声，听得三人心惊胆战。渔船点亮的红色火影，终夜在江之岛的岸边徘徊。大学生和两名年轻女子，那晚都彻夜难眠。直到黎明，人们终于在袂浦的岸边发现了女人的尸体。理得很短的头发闪闪发亮，脸孔惨白浮肿。

叶藏知道阿园死了。早在被渔船缓缓送回时，他就已知道了。当他在星空下醒来，首先就问道：女人死了吗？一名渔夫回答：没死，没死，你放心好了。语气听来异常慈悲。原来她死了啊。他失神地想，然后再次昏迷。再次醒来时，已在疗养院中。白色壁板环绕的逼仄房间中，挤满了人。其中有人问起叶藏的身份。叶藏一一清楚回答。



天亮后，叶藏被移往另一间宽敞的病房。因为叶藏的家乡接到消息后，为了好好处置他，特地打了长途电话到青松园。叶藏的家乡，远在二百里外。

东第一栋病房楼的三名病人，对这个新病人就躺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感到不可思议的满足，他们对今后的医院生活怀抱期待，在天空与海面都泛白时终于睡着了。

叶藏没睡。他不时微微晃动脑袋。脸上到处贴着白色纱布。他被海浪卷起、撞上礁岩时弄伤了全身。名叫真野、年约二十的护士独自照顾他。她的左眼眼皮上方，有道略深的伤痕，因此比起另一只眼，左眼显得较大。不过，并不难看。她的红色上唇不自觉噘起，脸颊浅黑。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正望着阴霾的海面。她努力不看叶藏的脸，是觉得太可怜了不忍心看。

接近正午，两名警察来探视叶藏。真野离席避开。

两人都是穿西装的绅士。其中一人留着小胡子，另一人戴副铁框眼镜。小胡子低声询问他与阿园的关系。叶藏照实回答。小胡子在小记事本上写下。该问的都问过后，小胡子像要覆盖病床似的俯身说：“女人死了。你当时有

寻死的意图吗？”

叶藏没吭气。戴铁框眼镜的刑警，肥厚的额头挤出两三条皱纹，露出微笑，拍拍小胡子的肩。

“算了，算了。怪可怜的，改天再说吧。”小胡子直视叶藏的眼睛，不情不愿地把记事本收回到外套的口袋。刑警们离去后，真野急忙返回叶藏的病房。但是，一开门，便看到呜咽的叶藏。她轻轻把门又关上，在走廊伫立片刻。

到了下午开始下雨。叶藏已恢复到足以独自去上厕所。

他的友人飞驒穿着濡湿的外套，冲进病房。叶藏装睡。飞驒小声问真野：

“他没事吧？”

“对，已经没事了。”

“吓我一跳。”

他扭动肥胖的身体脱下那件充满黏土臭味的外套，交给真野。

飞驒是个默默无闻的雕刻家，他与同样默默无闻的西

画画家叶藏，自中学时代便结为好友。若是心灵诚实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把身边某人当成偶像崇拜，飞驒亦是如此。他一进中学，就憧憬地看着班上第一名的学生。第一名就是叶藏。叶藏在课间的一颦一笑，对飞驒而言，都非同小可。而且，当他在校园的沙堆后发现叶藏孤独老成的身影，不禁发出不为人知的深深叹息。啊啊，还有他与叶藏第一次交谈那天的欢喜。飞驒样样都模仿叶藏，抽烟、嘲笑老师。双手在脑后交抱，摇摇晃晃走过校园的走路方式也是跟叶藏学的。他也知道艺术家为何最了不起。叶藏进了美术学校。飞驒在一年后，也设法与叶藏进了同一所美术学校。叶藏专攻西画，飞驒就故意选了雕塑科。他声称是因为被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所感动，但那只是他成为大师后，为了让经历看起来稍微像样一点才刻意捏造的说法，其实是对叶藏选择西画的顾忌，是出于自卑。到了那时，两人终于开始分道扬镳。叶藏的身子越来越瘦，飞驒却渐渐变胖。两人的差距不止如此。叶藏被某种直接的哲学吸引，很瞧不起艺术。而飞驒，却有点太过得意。他频频把艺术挂在嘴上，反倒让听的人都觉得尴

尬。他不断梦想创造杰作，却怠于学习。就这样，两人都以不太好的成绩自学校毕业。叶藏几乎已丢下画笔。他说绘画只能用来画画海报，令飞驒很沮丧。一切艺术都是社会经济结构放的屁，只不过是生产力的一种形式。再好的杰作都和袜子一样，只是商品。诸如此类，他危险的口吻弄得飞驒一头雾水。飞驒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叶藏，哪怕是对叶藏近来的思想，他也怀有一种隐约的敬畏。但对飞驒而言，杰作带来的刺激比什么都重要。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他一边这么想，一边毛毛躁躁地玩黏土。换言之，两人与其被称为艺术家，不如说是艺术品。不，正因如此，我才能这样轻易叙述吧。如果看过真正的市场上的艺术家，各位恐怕读不到三行就要吐了。这点我敢保证。话说，你要不要写写看那样的小说？如何？

飞驒也不忍看叶藏的脸。他尽量灵巧地蹑足走近叶藏的枕畔，却只是认真眺望玻璃窗外的雨势。

叶藏睁眼浅笑，说道：“你吓到了吧？”

他大吃一惊，瞄了叶藏一眼，立刻垂眼回答：“嗯。”

“你怎么知道的？”

飞驒迟疑。从长裤口袋抽出右手抚摩自己那张大脸，以眼神悄悄向真野示意：能说吗？真野一本正经地微微摇头。

“消息上报纸了？”

“嗯。”其实，他是听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得知的。

叶藏对飞驒含糊暧昧的态度很不满。他觉得对方应该坦诚一点。一夜过后，就翻脸不认人，把我当成外人对待的这个十年老友太可恨了。叶藏再度装睡。

飞驒无所事事地用拖鞋在地板弄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在叶藏的枕畔站立片刻。

门无声开启，一名身穿制服的矮小大学生，倏然露出俊美的脸孔。飞驒发现后，呻吟着松了一口气。他一边撇嘴赶走爬上脸颊的微笑，一边故意慢吞吞地走向门口。

“你刚到？”

“对。”小菅一边留意叶藏那边，一边干咳着回答。

此人名叫小菅。他与叶藏是亲戚，正在大学就读法科，与叶藏相差三岁，即便如此，还是好友。现代青年似乎不怎么在乎年龄。学校放寒假他本已返乡去了，得知

叶藏的事，又急忙搭急行列车赶回来。两人到走廊站着说话。

“你沾了煤灰。”

飞驒公然咯咯笑，指着小菅的鼻子下方。那里浅浅沾附了一些火车的煤烟。

“是吗？”小菅慌忙从胸前口袋掏出手帕，立刻擦拭鼻子下方，“怎样？现在情况如何？”

“你说大庭？好像没事了。”

“这样啊——冷静下来了啊。”小菅抿唇猛然伸长人中给飞驒看。

“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家里可是鸡飞狗跳吧？”

“嗯，鸡飞狗跳，像丧礼一样。”小菅边把手帕塞回胸前口袋边回答。

“家里有谁要来？”

“他哥哥要来。他老爹说，不管他。”

“看来闹大了。”飞驒一手撑着窄短的额头嘀咕。

“阿叶真的没事吗？”

“他倒是意外镇定。那小子，每次都这样。”

“不知他是何心情。”小菅像是很兴奋似的嘴角含笑把头一歪。

“不知道——你不见见大庭吗？”

“算了。就算见了，也无话可说，况且——我害怕。”

两人低声笑了起来。

真野自病房出来。

“房间里都听见了。请你们别在这儿聊天。”

“啊，那真是……”飞驒不胜惶恐，拼命把大块头缩得小小的。小菅不可思议地窥视真野的脸。

“两位，那个，午饭吃了没？”

“还没！”两人一同回答。

真野红着脸忍俊不禁。

三人一同去了餐厅后，叶藏起来了。所以才会望着烟雨蒙蒙的海上。

“过了此处便是空蒙之渊。”

然后又回到最初写的开头。好吧，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差劲。首先，我就不喜欢这种时间上的安排。虽然不喜欢还是尝试了一下。“过了此处便是悲伤之城。”因为我想把

这句平常朗朗上口的地狱之门的咏叹词，放在光荣的开篇第一行。没别的理由。纵使因为这一行，把我的小说搞砸了，我也不会软弱地予以抹杀。顺便再打肿脸充胖子地说一句，要删除那一行，就等于磨灭我到今天为止的生活。

“是因为思想啦，我告诉你，是马克思主义害的啦。”

这句话很蠢，不错。小菅就是这么说的。他满脸得意地说着，又端起牛奶杯。四面贴着木板的墙上，涂了白漆，东边墙上，高挂着院长在胸前佩戴三枚硬币大小勋章的肖像画。十张细长的桌子在下方悄然并列。食堂空荡荡。飞驒与小菅坐在东南角的桌子旁，正在用餐。

“他之前闹得可凶了。”小菅压低嗓门说，“那么弱的身子，居然还那样四处奔走，难怪会想死。”

“他是学运行动队<sup>1</sup>的带头人吧？我知道。”飞驒默默咀嚼面包插嘴说。飞驒不是在炫耀博学。区区一个左派的用语，这年头的青年人人皆知，“不过——不只是因为那

---

1. 学运行动队：学生运动中，由学生组成，带头发起游行示威等活动的组织。



样。艺术家可没那么简单。”

食堂暗下来了。雨势增强。

小菅喝了一口牛奶说：“你只知以主观看待事物，所以才没用。基本上——我是说基本上，一个人的自杀，据说往往潜藏着那个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客观上的重大原因。在家里，大家都认定这次的事是女人害的，但我说并非如此。女人，只是陪他共赴黄泉。另有重大原因。家里那些人不明就里。连你都胡说八道。这可不行喔。”

飞驒凝视脚下燃烧的炉火呢喃：“可是，那个女人，另有丈夫。”

小菅把牛奶杯放下回答：“我知道。那种事，没啥了不得。对阿叶来说，屁都不算。因为女人有老公就殉情，那未免也太天真了吧。”说完，他闭起一只眼瞄准头顶上的肖像画，“这人是这里的院长吗？”

“应该是吧。不过——真相，只有大庭才明白。”

“那倒也是。”小菅随口同意，瞪着眼东张西望，“怪冷的呢。你今天要在这里住下吗？”

飞驒急忙吞下面包，点头说：“要住下。”